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校园今昔谈

黄延复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 校园今昔谈

黄延复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大学校园今昔谈/黄延复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302-24218-5

I. ①清… II. ①黄… III. ①清华大学-校园-概况 IV. ①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1096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52×228 印张:15.25 插页:1 字数:228千字

版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32.00元

产品编号:035604-01

前言

一个时期以来（直到近日），常见一些媒体，有人俨然以“知情人”之姿态作“介绍清华校园”的文字，但我所认为的那种“乱弹”现象俯拾皆是，或轻或重地误导了校内外读者：如仍说“近春园原是清咸丰皇帝的旧居”；仍说现在被称为“二校门”的地方“原是清华大宫门”；仍说朱自清的名文《荷塘月色》的原址是工字厅后面那口荷塘等等。我因为“职业习惯”关系，对这类文字颇感兴趣，便常常就我所知，为文予以纠正，谁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乱弹”现象不但依然时有发生，而且有时还相当严重，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例如就在前几天，又有人著文说上世纪40年代末梁思成教授居住过的新林院8号“属于近春园的一部分”等等。又由于这些“乱弹”现象的存在，我也应该负有部分责任（我在过去的撰作中，在使用史料方面也明显存在着某种失察现象），因此也有把这些“乱弹”现象进行订正和清理的责任。本书所收相关文字，就是笔者多年来在谈论清华校园今昔方面的一些积累。自信在史料使用和行文上，都努力做到最大限度的严正和诚信，可做今后订正这类现象的根据，不妥之处，尚望园内外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参观、游览清华校园，一般可分为三条路线——中路、东路和西路。全面了解清华校园，本书作者在所著《清华园风物志》中的介绍，对参观、游览者会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但其条目大都“画龙点睛”，较为简单。本书基本上以“中路”周边各“风物”（景点）择要作较为详细的介绍，并补充了若干图片资料，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本书的个别章节（主要是第一部分第四节）牵扯到所谓清华“上古史”中某些问题。那是因为在本书撰作过程中，恰赶上苗日新先生发表他在清华校园史方面的许多“重要发现”。也是兴趣所至，我浏览了他当时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的几篇文字，当时的印象是：“发现”是有的，只是不像所言那样多、那样重大（很多都是早有人谈过的）；尤其成问题的是，其中有一些苗先生费了大力气所“考证”出的结论，甚至有些拗违常理。我当时看了以后，顺手写了篇题为《关于清华大学校园“上古史”的几个问题——兼及苗日新先生〈清华园前身——熙春园新证〉等文》的“博客”文，主要是兼起备忘作用。然近见，苗先生就我在文中所用的某个不当用词颇多微词（“猜”字用得确有毛病，但本人早已纠正了。当时因无确凿根据，实在不好妄加武断），并借题发挥，对我提出好些“质问”，使我不能不有所答复。我与苗先生意见分歧之处主要是“主善斋”之位置所在。不过既然分歧仍然存在，为了维护学术严谨性，为了避免“乱弹”现象的再次出现，我只有把自己的观点收在本书中，请读者评评看（具体请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三节及苗著《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之百年记忆》第三章第二节）。欢迎相关学者不吝赐教。

2010年5月中于北京清华园寓所

目 录

第一部分 说古论今.....	1
三谈清华大学校园今昔.....	2
再谈清华大学校园今昔.....	4
清华大学校园今昔谈.....	11
关于清华大学校园“上古史”的几个问题	
——兼及苗日新先生《清华园前身——熙春园新证》等文	15
附录一：四间“斗室”，三位大师	
——校史专家谈校园掌故	26
附录二：熙春园与清华大学校园 / 张恩荫	29
清华园史新证.....	40
清华园二题.....	46
怎能如此粗暴地对待校园文物！	
——从“槛外山光”楹联说起	48
抗日战争中的清华校园.....	50
附录：我要控诉“圣战” / 大西正 著 李明 译	55
园内花木今昔观.....	58
第二部分 校园人文导读	63
清华大学简介.....	64
清华校园简介.....	69
二校门.....	82
照澜院.....	85
照澜院 1 号——赵元任故居.....	86
照澜院 7 号——俞平伯故居.....	94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104
日晷·····	129
工字厅、怡春院、古月堂·····	132
甲、乙、丙三所·····	135
藤影荷声之馆·····	136
水木清华·····	140
“三一八”断碑、清华英烈碑·····	143
自清亭·····	147
闻亭·····	170
科学馆·····	175
大礼堂、同方部·····	177
清华学堂（一院大楼、高等科）·····	180
校训碑·····	183
大图书馆·····	186
西区体育馆·····	193
老清华体育二元老——马约翰、李剑秋·····	195
近春园遗址·····	211
荷塘月色亭·····	214
附录一：“荷塘月色”何处寻？ ——关于朱自清《荷塘月色》“原址”的一点考证·····	215
附录二：《荷塘月色何处寻？》（续） ——朱自清笔下荷塘之再考证·····	218
晗亭、吴晗雕像·····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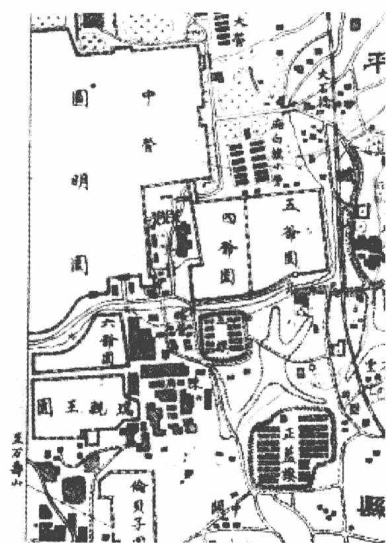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说古论今

三谈清华大学校园今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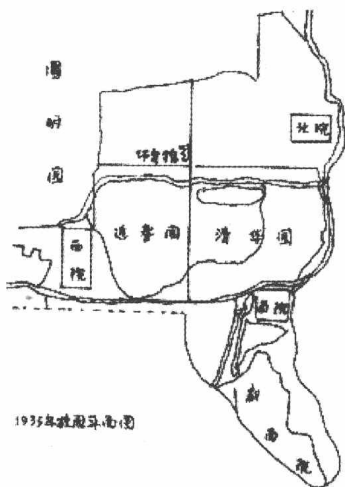
日前我的一本新书稿（书名暂定为《清华大学校园今昔谈》）已和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仿佛是“鬼使神差”，就在书稿尚未被“取”走之际，又在10月8日的《北京晚报》上读到了张宝贵先生的《新林院·清华园·圆明园》一文（以下简称《新文》），使我不能不在书的开头再加上这篇小文，因为其中我认为的“乱弹清华园”的现象仍旧俯拾皆是。如仍称道光帝将熙春园分割为东、西两部分时，“将西园赐给了四子奕訢，即后来的咸丰皇帝，东园赐给了五子奕詝……”；说“咸丰十年（1860年）近春园也被焚毁，在修建清华学堂时，园子（近春园？）被修建为教员宿舍”；说“1982年开始大修近春园，因这里是宿舍区（!），所以辟为公园绿地‘群芳园’（!）”；仍把那块早就应该磨掉重写的“近春园遗址”石碑的铭文作为自己成文的根据，等等。时至今日，在向以介绍京华历史文化为己任的《北京晚报》上还允许出现这样关于北京园林建筑方面的如此“乱弹”现象，实在不能不令人惊愕和诧异！

最近以来，报刊上常见有人以梁思成教授的故居——清华园新林院8号为题作的一些文章，《新文》显然也是想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把清华校园里一处建校二十余年后修建的教授住宅区和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著名皇家园林——近春园、圆明园扯在一起，如说“新林院原是清华院内‘近春园’的一部分”等等。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近春园、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中叶（1707年前后），是两处很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清代皇家园林建筑，而新林院



清河镇地图 (中华民国二年测图, 四年四月制印, 五年四月再版, 北京陆军测量局实测, 参谋本部制图局制印)



新林院、清华园、圆明园地理位置示意图 (黄延复绘)

只不过是清华建校二十余年后 (1934 年) 建成的一处普通教授住宅, 中间相隔了近二百三十年, 而且, 根据辛亥革命后 (1913 年) 绘制的一幅清河镇地图和根据 1935 年的清华校园平面图绘制的示意图, 直到 1935 年以前, “新林院” 那块地面还不过是宛平县境内靠近京张铁路的一块野地, 周围是一片显然为排涝用的洼地。新林院初建时, 只给起了一个极普通的名字——新南院 (新建的南面的住宅区之意), “新林院” 的名称是后改的。不知作者出于何种考虑和有何根据, 竟把其作了近于臆想的离奇描述。

总之, 《新文》的出现, 再一次并进一步证明了我这本书编印的必要。因为它基本上可为后人留下一本查找的根据。否则, 再过若干年, 清华校园更不知将要被强不知以为知者糟毁成什么样子!

再谈清华大学校园今昔

四年前，我曾应一家媒体（《京新报》）之约，写过一篇《清华大学校园今昔谈》，里面顺便指出了一些“乱弹清华园”的现象。因为就在写那篇文章前后（2004年9月27日），《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篇“介绍清华校园”的文稿，上面有若干处属于我所说的那种“乱弹”现象，如说“近春园原是清咸丰皇帝的旧居”；说现在被称为“二校门”的地方“原是清华大宫门”等等。我的那篇文字登出后，原期望能够纠正或减少一些这类“乱弹”现象，谁知事过四年，“乱弹”现象不但依然时有发生，而且还相当严重。例如前一阵，校园对外“开放”（现在似乎仍然如此，只是游人成分有些变化），前来“参观”或“游览”者每日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校园里设了许多导游点，由学生中的一个叫“紫荆志愿者本科生服务团”的组织负责导游。他们自己印制了一份“校园文化服务解说词”（以下简称“解说词”），里面牵涉许多有关清华历史、校园风物等说辞，其中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乱弹”现象（或称“硬伤”），就包括上述那个所谓“咸丰皇帝旧居”说等等。可以想象，至少这四年来，听过他们讲解的旅游者，所得到的很多乃是这些错误或不经的信息。如不予以纠正，使其继续“谬种流传”下去，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几天，我于一个偶然的会于大礼堂前的“导游摊”上发现了这些解说词，索要了一份，看过后把这些“硬伤”作了修改，他们也根据这些修改重印了。但指望能消除他们过去所造成的所有影响，显然是不实际的。所以再费些精力和时间，把它们整理成文，期望随时找机会和校内外读者见见面，以期把他们已造成的影响减得少

些、再少些。下面就依次把这些错误或不切的文词列出，并予以修正。

错误或不切的原文（一）：

清华大学……所在的地区是北京西北郊的名胜园林区，最早在明朝时候，这里是一个私家园林。清朝时，这里是一座皇家园林，叫做熙春园，是康熙皇帝的行宫。后来，道光皇帝把它分为两个部分，西边的一部分取名为“近春园”，东边的一部分仍叫熙春园。后来咸丰皇帝即位，将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

原文（一）的错误和不当处，主要在“明朝……私家园林”和“行宫”几个词上。清华校园这块地面在明代时是个什么样子和怎样的归属，至少笔者迄今尚未见确切的史料记载；说它是“私家园林”，似属无据。但到了清初，最近发现的史料则有了较明确的记载。据前不久印行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胤祉奏请指定建房地折》所记，康熙时期这里是清初重臣明珠的后人（奎芳）家的“临接空地”一块，被皇三子胤（也可写作“允”）祉买下，经康熙帝批准，于康熙四十六年开始建成了熙春园，这是不错的。但这里的熙春园，最多只能称为“皇家园林”，不能称为“行宫”。不是任何皇家园林都可称为“行宫”。“行宫”是“临时皇宫”之意，是指某个皇帝曾在那里临过朝、理过政，如承德的“避暑山庄”、康熙时之畅春园、雍正时之圆明园等是。所以这段文字如说得恰当些应该是：

清华大学校园，地处北京西北郊繁盛的园林区。其前身是建成于清康熙中叶之熙春园。据前不久印行之《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所载，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三月二十日，康熙帝玄烨批准了皇三子胤祉的奏请，在其所购置之“水磨闸东南明珠子奎芳家邻接空地一块”兴工建造房屋；至该年冬（十一月），玄烨即第一次“临幸进宴”，表明熙春园已基本建成，而且由玄烨题写了园名（嘉庆诗：“熙春仁祖额”）。至道光初年，已陆续建成前、后、中、东四所。道光皇帝为分赠宗亲需要，把它分为两大部分，西边的一部分（前后二所所在）取名为“近春园”，赠与皇四弟（瑞亲王）绵忻，故又名“四爷园”；东边的一部分（中、东二所所在）仍叫熙春园，赠与皇三弟（惇亲王）绵恺[绵恺死后由其嗣子（道光第五子奕詝）居用，故又名“小五爷园”]。再

后来咸丰皇帝即位，将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1911年，清廷游美学务处决定在该处建“游美预备学校”，校名定为清华学堂。

错误或不切的原文（二）：

清华大学传承“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建校至今，共培养了十二万余名学生，其中包括一大批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治学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他们中有竺可桢、高士其、姜立夫、段学复、张子高、杨石光、叶企孙、周培源、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梁思成、杨廷宝、钱伟长、吴仲华、洪深、曹禺、金岳霖、王力、陈岱孙、钱钟书、费孝通、吴晗、周光召、林宗棠等。此外，马寅初、陈寅恪、熊庆来、华罗庚、茅以升、吴有训、钱学森、张光斗等是清华的进修生和资助生……

原文（二）的错误在于：第一，名单罗列得可说是“不伦不类”，至少是无规律可循；第二，没有说清楚这些人的确切身份，有的则说错了。一般说来，如果没有其他特殊考虑，罗列清华校友（毕业生）的方法，最好按照他们的毕业年限为序，如上面这个名单，最好这样列：

张子高（1909年）、竺可桢（1910年）、姜立夫（1911年）、金岳霖（1914年）、洪深（1916年）、叶企孙（1918年）、杨石光（1918年）、陈岱孙（1920年）、杨廷宝（1921年）、梁思成（1923年）、周培源（1924年）、高士其（1925年）、王力（1927年国学院）、王淦昌（1929年大学第一级）、钱钟书（1933年）、万家宝（曹禺，1933年）、吴晗（1934）、费孝通（1935年研）、钱伟长（1935年）、钱三强（1936年）、段学复（1936年）、林宗棠（1949年）、周光召（1951年）。

此外，说“马寅初……张光斗等是清华的进修生和资助生”更其荒唐。第一，老清华的学生校友中根本没有“进修生”或“资助生”等类称号，只有毕业生、肄业生、特别生、津贴生等；第二，陈寅恪、熊庆来、吴有训是清华的教师，根本不是学生身份。

错误或不切的原文（三）：

近春园始建于清康熙时代，原名熙春园……后来道光年间又

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命名为近春园，东部仍然称熙春园。在园赐与道光四子咸丰皇帝之后，熙春园被更名为“清华园”，并进行了部分扩建，咸丰写了园匾，保留至今。……

这段话文字虽少，问题却大。最主要的错误在于，近春园根本没和咸丰皇帝发生关系，所谓“在园赐与道光四子咸丰皇帝之后”云者，不合史实，纯属无稽之谈。这件事需要较详细地解说一下：清华早期校史资料上，确实有这样一段文字：“相传道光帝赐第四子文宗（咸丰帝奕訢）以近春园，俗称四爷园；赐其第五子惇亲王（奕詝）以清华园，俗称小五爷园……”多少年来，包括笔者在内，都曾相信了这段文字，并据之作作了这样那样的文章，现在近春园遗址中的那块园名碑上的铭文，就是根据这则“史料”写成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既然把弟弟（第五子奕詝）称为“小五爷”，就应该把哥哥（第四子奕訢）称为“小四爷”；反之，哥哥是“四爷”，弟弟就应该是“五爷”，解说词这样写，显然是不合伦理（辈分）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后经包括张恩荫先生（专门研究“三山五园”的研究学者）和笔者在内的多方查考，迄今未见有把近春园赐予奕訢的片纸只字记载。而恰恰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近春园于道光八年前后被赐予了嘉庆第四子（道光的四弟）绵忻，因而俗称“四爷园”；而直至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这时咸丰实际上已经登基），仍为绵忻子奕詝居住。这个发现笔者远在十几年前就已写成《清华园史新证》一文（见1993年8月出版之《校友文稿选编》第二辑）予以披露，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认真对待。例如近春园遗址公园里的那座标志碑的碑文，直到现在还是那个不正确的说法。

错误或不切的原文（四）：

“水木清华”是清华园内最引人入胜的一处景点，地处工字厅后门外。……“水木清华”四字，出自晋人谢混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寒裳顺兰沚，水木湛清华。”正中朱柱上悬有清道光进士，咸、同、光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撰书的名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南西北去来滢荡洵是仙居。”

工字厅后廊上那副名联，原作者是沈广文〔清江苏震泽（今吴江）

人],曾由嘉庆大学士祁寯藻书写悬挂于扬州瘦西湖架鹤楼旁的“杏轩”上。看来是在咸丰登基以后,才由殷兆镛(清代咸、同、光三朝元老、礼部侍郎)奉命“谨书”悬挂在这里的。殷氏确实是一位书家,字写得挺拔秀劲,令人望之赏心悦目。现在悬挂的这副是后人摹写的,上面的字迹与殷氏的原迹相去甚远,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为赝品。特别是,里面竟还有错字:其中“荡”字下半部分——“汤”字居然被匠人少刻了一点,三点水变成了两点水。所以又有人把它称之为“假冒伪劣产品”。更换之法有二:一是找出殷兆镛的原迹重新刻写(在2005年11月出版的《清华园风物志》精印版上可以找到它的影像);二是另请名家(最好是与清华有渊源的人)书写。总之只要努力去做,这两点都是可以做到的。又,“水木清华”四字确系源于谢混《游西池》诗,但“白云屯曾阿”后面的一句应是“景昃鸣禽集”,而“寒裳顺兰沚”五字是在诗中另外的地方。

错误或不切的原文(五):

工字厅、怡春院、古月堂,是目前清华园内仅有的几所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工字厅原名工字殿,在咸丰帝赐给亲王后被改名为工字厅。……现在是校行政办公的重要场所。工字厅是清华园的主体建筑……怡春院西南有房屋一所,曰“古月堂”,是工字厅的西跨院。古月堂建于清道光,与工字厅一巷之隔。初建时是园主的专用书房。梁启超、朱自清等都曾在这里居住。现在是学校各总务机关所在地。……(水木清华北)山上松柏苍郁,一片水清木华景色。山之北便是万泉河,河水可灌入池中。池东岸有平台建筑一组。

原文(五)“硬伤”较多。建议改写为:

工字厅、怡春院、古月堂,是目前清华园内仅有的几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遗迹。工字厅原名工字殿,清华建校后始改现名,因其前、后二厅,中间以一短廊相接,俯视恰似一“工”字故。“工字厅”是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共有房屋百余间,总建筑面积约2750平方米,院内曲廊纡折,勾连成一座座独立的小套院,形成这组建筑的主要特色。厅北有白玉露台,面临荷池、遥对小丘;廊上悬有“水木清华”横额。池面不大,作东西延伸。北岸及西岸以土山为屏,水面宁静如镜。工字厅初建时,当然只是

供皇室贵胄们别居享乐之用。建校后，便逐步具有了新的文化特色。开始，它是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所在地，所以又被一些外籍教员称为“yamen（衙门）”。学务处撤销后便成为学校文化娱乐和重要内外交际的中心。前厅迤西由一“三步廊”连接，中有一小门，北进，为一独立小庭院，正庭曰“西客厅”（或曰“西花厅”，后又改称“藤影荷声之馆”）。再西行原有一“垂花门”（现已不存），进门便是“怡春院”，原是园内供养伶工之所，建校初期，曾长期为总务长及其所属办公场所。怡春院西南有一独立庭院，统称“古月堂”。古月堂应建于乾、嘉时期，与工字厅一巷之隔。初建时是园主的专用书房。梁启超、朱自清等都曾在这里赁屋莫居。

错误或不切的原文（六）：

二校门是清华的象征性建筑物，乳白色的石门流露出清丽庄严之美。这座石门原是清康熙帝的行宫——清华园的大宫门，石门上端“清华园”三字出自时任军机大臣、中堂那桐之手。“二校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校园历史坐标点。“二校门”始建于1909年，是当时清廷批准外务部的奏呈，将清华园定为游美肄业馆之址，大门也随之建成。属古典西洋砖石结构，巴洛克风格，是清华大学最早的学校大门。该校门原为封闭式建筑，两侧有短墙连接东边的邮局和西边的守卫处。当年清华学堂门纪严格，中等科低年级学生未经批准不得出校门。1933年学校扩大，修建了新的校门即现清华西校门。人们便习惯将原来大门称为二校门。20世纪50年代为了便于校内交通的便利，曾把大门两侧的短墙拆除，只留中央主体部分，但校门庄重肃美如故。而“十年动乱”它却未能逃过劫难，被红卫兵“彻底砸烂”。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和教授在一旁被批斗。二校门一带原有宫殿式建筑永恩寺，清华建校时迁走，现二校门两旁的两株钻天巨柏和甬路东侧草坪上用水泥板覆盖的古井就是当年的遗物。……二校门前的小河中的流水是两百多年前乾隆皇帝从万泉河引来，河对面再往南是清华校内最大的商业区。另外，河对岸还有一个纪念品服务部，如有需要可前往购买。

原文（六）的错误在于：第一，清华是一所学校，不应该有什么“大宫门”，只能有大校门；事实上，现在的“二校门”确实就是清华早期的大校门。第二，熙春园康熙时为皇三子胤祉的“赐园”，可称为“皇家园林”；乾隆时改为“御园”或“御苑”，但不是“行宫”；不能把任何皇家园林都称为“行宫”，已如前述。第三，当年熙春园（后来的清华园）确有过“大宫门”，但不是在现在的二校门处，而是在现在的“停车场”一带，笔者（1950年）入学时，尚曾见过其遗迹。现在的二校门一带，曾是园内“永恩寺”——园主的家庙的所在地。